

韩天衡 编订

历代印学论文选



西泠印社

歷代中學

論文選

吳友書

陸壘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代印学论文选/韩天衡编.—2版.—杭州:西泠印社出版社,2005.4

ISBN 7-80517-297-8

I.历... II.韩... III.篆刻—中国—文集
IV.J292.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3899 号

历代印学论文选

韩天衡编订

出版发行:西泠印社出版社

地址: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(邮编:310009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杭州余杭大华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30

印数:00 001-3 000

版次:1999 年 8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517-297-8/J·298

定价:35.00 元(全二册)

第二编 印谱序记

王氏《嘯堂集古录》

王氏《嘯堂集古录》，宋王俅辑。王俅，字子弁，任城人。生平事迹不详。该书为我国较早的集古铜器铭文书。是编自六十五页至六十八页列摹刻古玺印三十七方。印下多注释文。第一印手绘钮式，无印蜕而有手摹印文。成书约在淳熙丙申（一一七六）年。有李邴序，曾机跋。今录出李邴序。

李邴，字汉老，任城人。崇宁进士，官至兵部侍郎。著有《草堂集》一百卷。

李邴 王氏《嘯堂集古录》序

长孺之子王俅子弁见过，出书二巨编，皆类钟鼎，字甚富，名《嘯堂集古录》。且谓予曰：俅揆度留意于此久矣，自幼至今，每得一器款识，必摹本而投之以篋，积三十余年，凡得数篋，则又芟夷剪截，独留善者编次之，其志犹以为未足也；他日再获古文奇字，即续卷末，将示子孙永为家宝。予与长孺，两家契故甚密，子弁幼警悟，不类常儿，长年好学工文，乡先达皆称异之。则又精于古字，四方人士，以绢素相求者，门无虚日。予既喜故人之有子，复熟观此二编，大慰平昔所愿欲而不得者。子弁欲予文，传信将来，予欣然为序卷首，而归其书云。云龕小隐李邴汉老序。

印 史

《印史》，古印汇录，二卷。元 赵孟頫 钩摹。赵孟頫（一二五四——一三二二），字子昂，号松雪道人、水精宫道人，谥文敏，湖州（今浙江吴兴）人。著名书画家，兼精篆学。古时印材多为铜玉，坚韧非文人能自镌。而彼时，文人篆印由印工镌刻之风气已盛，如元陈基尝致书钱逵：“兹欲求篆一图书及两扁图书，乞分付卢小山家一刻”，即为一例。赵氏工楷行，亦擅作铁线篆，用印多亲自配篆由印工手镌，作风和婉雅致，饶有书卷气，与吾丘衍风格为近，故世称吾赵。吾赵开创之印格，后世称为圆朱文，亦称元朱文。

《印史》为我国较早行世的印谱，赵氏有憾于当时印苑一味取巧求奇之风，而摹辑《印史》一书，旨在匡正时弊，上溯汉、魏印章，使矜奇者改弦易辙。与赵氏在书学上逾越两宋而上溯晋、唐的主张相一致。是书早佚，有自序一篇，载《松雪斋文集》，现录出。

赵孟頫 《印史》序

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，一是以新奇相矜：鼎彝壶爵之制，迁就对偶之文，水月、木石、花鸟之象，盖不遗余巧也。其异于流俗，以求合乎古者，百无二三焉。一日，过程仪父，示余《宝章集古》二编，则古印文也，皆以印印纸，可信不诬，因借以归，采其尤古雅者，凡摹得三百四十枚，且修其考证之文，集为《印史》，汉 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，可仿佛而见之矣。谗于好古之士，固应当于

其心；使好奇者见之，其亦有改弦以求音，易辙以由道者乎！

吴孟思印谱

《吴孟思印谱》，古印汇录，一卷，亦名《汉晋印章图谱》，元吴睿辑。吴睿（一二九八——一三五五）字孟思，自号雪涛散人，杭州人，为吾丘衍弟子，工翰墨，精篆隶。此谱首列钮制名目八种及手绘钮式六种。以下为官印篆式；私印式；汉官仪。共存印九十二方，印下注有释文、印材、钮式，间附考证、藏者。《说郛》中有此谱摹刻本，虽面目失真，却是现今唯一可见的宋、元时期的印谱。此谱因首页署有“临川王厚之 顺伯考”，致明、清学者误称此谱为宋王厚之《复斋印章图谱》。此谱有元揭泂（近人有作揭法者，非）序文，今录出。

揭傒（一三〇四——一三七三），字伯防，富州人，揭傒斯子，攻古文词，通六经大义。

揭 泂 《吴氏印谱》序

印章之来尚矣，制式之等，钮绶之别，虽各有异，所以传令示信一也。是编自汉至晋，凡诸印章，搜访殆尽，一一摹拓，类聚品列，沿革始末标注其下，不惟千百年之遗文旧典，古雅朴厚之意，灿然在目，而当时设官分职废置之由，亦从可考焉。吴氏孟思素以篆隶名，而是编皆其手录，尤可宝也。熊君仲章得之以示余，故书此而归之。至

正二十二年五月甲子，豫章 揭泓书。

杨氏集古印谱

《杨氏集古印谱》，古印汇录，四册，元 杨遵集。杨遵，字宗道，浦城人，徙居钱塘，生平事迹不详。是书摹集汉印七百余方，较先前王恂《啸堂集古录》、赵孟頫《印史》、吾丘衍《印式》诸谱为详博，堪称一时大观。是书约成于至元戊寅（一三三八）年。久佚，今仅存王沂、俞希鲁、唐愚士、周伯琦、王祚序赞五篇，皆见于明 顾氏《印薮》中，均录出。

俞希鲁、京口人。生平事迹不详。

唐愚士，会稽人，号萍居道士，生平事迹不详。

王沂，字师鲁，一字思鲁，元 襄阴人（有作襄阳者，非）。延祐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，著有《伊滨集》。

周伯琦，字伯温，元 饶州人，官至参知政事，博学工文辞，尝著《六书正讹》、《说文字原》。

王祚，字子充，明初义乌人，官至翰林待制，以文章名世，著作有《重修革象新书》、《王忠文公集》。

是书周伯琦《印谱题辞》一则，原手书系小篆，后转抄本释文有误，今据手书录出。

王 沂 《杨氏印谱》序

浦城 杨遵，雅性好古，蓄古印甚富，虑夫物之有形，必有终弊也，乃捃摭其家与好事所藏，摹其文为《集古印

谱》。由尚方小玺，王侯、将军、都尉、太守所佩，郡丞、长史、令宰、丞尉、骑督、军曲、军司马等所绶，与夫汉叔孙通、卫青等所怀，炳炳累累然，何其多也。稽时世先后，书制度形象，考前代官制，辨古文、籀篆、分隶之同异，又何其精且博也。嘻！方其磨砢以成形，款识以成文，佩之组，藏之匣，国有官守，家有子孙，固不期于湮沦散弃也。荒墟败冢之间，草莽所翳没，兵火所垢蚀，耕夫牧子之所弄刳，又岂期于隆好者以为奇异之玩也。嗟乎！物之显晦有时，抑又有幸不幸者耶？岂久而必有相得者，亦理之常也耶？是以君子之于己，自得而已，不汲汲于外也。或谓今之好古者聚物，斯谱有焉。余曰不然，犍为之磬，汾阴之鼎，秦玺汉剑，曲阜之履历，世传以为宝，宁尚赖其用哉，亦曰上古而已。是谱也，上下数千载间，考其制，订其文，如见其人，其善以劝，其恶以戒，毋但为玩好具而已也。襄阴 王沂 师鲁撰。

俞希鲁 《杨氏集古印谱》序

予家旧藏王子弁《啸堂集古录》，列古印刻式三十有七。后游杭，识竹房 吾子行，得《学古编》，其所收益富，当时视为赅博。乃今见浦城 杨侯 宗道印谱，绝出二书远甚，展卷披阅，使人慨然有怀古之意。予观《周官·职金》所掌之物，皆揭而玺之，郑氏谓：玺者，印也。则三代未尝无印，特世远湮没，非若彝器重大而可以久传者也。然则虞卿之所弃，苏秦之所佩，殆亦周之遗制欤？汉去古未远，其

制作必有自来，斯谱之所以不易得也。盖亦录梓而行诸世，俾好事者得有所考焉。宗道其勉之。京口 俞希鲁识。

唐愚士 题《杨氏手摹集古印谱》后

右《集古印谱》四册，其一曰“上之上”皆官印，印文百有六。其二曰“上之下”，亦官印，文如一册而益其十有四。其三曰“下之上”，皆私印，文如二册而复益其五十有七。其四曰“下之下”，亦私印，文视三册而损其五十有二。“下之下”尾，又有吾氏摹印篆，官私具一百五十六，去其重复八十四，而取其七十有二，复缀以收附私印百有十六，连诗文题跋所识印十五，共凡七百三十一，旧谱以印印纸，光采灿然，旁书形钮之制，若玉、若玛瑙、若铜、若银、若涂金、若涂银；官则曰某代某官；私则曰某姓若名字，至为详悉。惟吾氏所摹直以墨拓于纸而已，谱始集于浦城 杨遵 宗道，备载襄阴 王公 师鲁、鄱阳 周公 伯温、金华 王公子充、京口 俞公 希鲁所撰文，后归吴郡 陆友友仁，则有高邮 龚璘先生及内翰虞文靖公、揭文安公为赋“卫青”玉印诗文，可为佐验。今藏西平沐府。余为前军左都督李公手摹一过，公览而爱之，遂装潢以藏诸篋笥。然余观王俅《啸堂集古录》、吴兴 赵文敏公《印史》、太末 吾先生《印式》、钱塘 叶景修《汉唐篆刻图书韵释》，皆未若此谱为详，盖汉有摹印篆，其法平方正直，繁则减除，少则增续，与隶相通。汉、晋印章，皆除字择日，封拜者必铸以授之，军中急于行令，故印文多凿，官重者或两刻成

文，虚爵者或正其文填以金银，人名私印，多刻非铸，六朝而降，参用阳文，终非古法。唐用阳文，始屈曲盘回，如所谓缪篆，而古法渐废。至宋绝无知者，故宋印皆大谬。元官、私印亦用阳文，作俑始自文敏，如《学古编·三十五举》，其自十八举以下，皆详论印篆，苟取是谱而证之，概可见矣。都督公知而好之，其尚友古人之意为何如哉？若余所书，目眊手拙，以戊寅岁七月戊戌肇工，八月壬子毕手，历十有七日，而仅得其仿佛云，乃书而识之。会稽 萍居道士 唐愚士拜手谨书。

周伯琦 印谱题辞

冒瑞辑班，古制浸微，印以昭信，惟汉可稽，公署私家，各有攸施，镂玉冶金，钮别崇卑，摹篆佶屈，体方形奇，鸾翥蛟蟠，六书发挥，世代因革，晨星依稀，濡朱集谱，触类可推，千载之迹，指掌于兹，若若累累，想见其时，款识流传，彝鼎无几，好古君子，斯宜究之。鄱阳 周伯温为杨宗道作并书。

王 祎 《杨氏印谱》赞

太朴既散，人文肇兴，厥创字画，用代结绳，维鸟迹蝌蚪，佶屈纵横，遐哉邈矣，莫睹其名。迨乎篆籀继作，体制情状，参造化以成形，或勒诸钟鼎，或刻诸印玺，或简策是载，或琬琰是登，垂诸后世，昭如日星。然而印玺之

制，始自秦斯，由汉暨魏，率世遵代承，方寸之广，斫玉镂金，字奇而画精，龟螭其钮，紫绶其绶，而尊卑等级，因之以明。或用之公府，或用之私家，封泥署纸，信施令行。嗟！物有不朽，历绵祀旷龄，流传人间，虽土蚀石剥，而质犹坚贞。有若上方殿中，长乐未央，都尉司马，彻侯列卿，有若叔孙通，公孙弘、周昌、韦贤、贾山、卫青，公私所用，若此等类，不可悉称。浦城 杨君，博学多能，遐搜旁摭，忘寝食以留情，拓其文，朱膏墨凝，苍萃而谱之，岁辑月增，古款异识，群分而类并。譬如残圭断璧，举手可掬。又如贮金而满籛，一开卷间，古人之精神，粲焉犹生。鄱阳 周公题辞以发挥，语意浑成；金华 王祚推演其义，续为之赞，如组笥之著铭。博雅之士，尚于兹有征。

顾氏《集古印谱》

顾氏《集印谱》，古玺印汇录，六卷，明顾从德辑。顾从德，约生于一五二〇年，字汝修，武陵（今上海）人。顾氏以家藏及少量友好所蓄古印，委王常（字延年，又字幼安，原姓罗，名南斗，制墨家罗龙文之子）精选古玉印一百五十余方，铜印一千六百余方，毕数年之功，于隆庆壬申（一五七二）年成《集古印谱》。此前印谱，或枣梨翻刻，或辗转勾摹，不免形神隔膜，韵致黯然。是书首创用原印蘸朱钤出，准确、精美地再现了秦、汉印的本来面目。对后之学者继承古代印章的优秀传统，突破彼时印坛陋习，推动明代篆刻艺术的勃兴，提供了实物资料。故明甘旸称：“隆庆间，武陵 顾氏集古印成谱，行之于世，印章之荒，自此破矣！”诚非溢美之论。是

谱在我国篆刻史上影响巨大，意义深远，自有其不灭的光辉，不磨的功绩。此谱当时仅钤成二十部，以至不出二十年，印人间即有“今不传矣”的难以寓目的感叹。

原钤拓本今世存二部。一存黄姬水、沈明臣二序；一惟有黄姬水序。稍晚的《印薮》、《考古正文印薮》等谱都有转载。值得注意的是字句与原钤本间有出入。如沈明臣序中论古来印谱。原钤本为：“谱自宋王厚之 顺伯始。”他本均作“有印谱自宋宣和始，宣和谱今之不传，而后王厚之 顺伯亦谱之。”即为显著一例。今据原钤本录出黄姬水、沈明臣二序。清 陈介祺有题苏宣所篆集顾氏《集古印谱》残本跋一则，亦附于后。

黄姬水，字淳父，号延州山人，长洲（今苏州）人，为县学生，工诗文，有才名。

沈明臣，字嘉则，四明（今浙江 鄞县）人，为博士弟子，才思敏捷，工诗，胡宗宪尝宴将吏于烂柯山、酒酣乐作，明臣作铙歌十章，援笔立就。著作有《丰对楼诗选》、《吴越游稿》等。

陈介祺传略，见《十钟山房印举》。

黄姬水 《集古印章》序

夫印章者，先王所以效象作则，以昭信万国者也，而私印则其流也。书有八体，一曰摹印，名虽缪篆，而妙出周籀、秦篆之外，高古奇绝，莫汉、魏若，自唐以下不逮焉，但陵谷仅开，墟墓间出，人代旷邈，流传实罕。东川御医顾公，博雅嗜古，厥嗣汝由光禄、汝修鸿胪、汝和廷评，并翔艺苑，义同韦氏，鉴有张华，暨光禄仲子天锡太学，克绍前烈，才望不减，三世五君，极搜穷购，得古印

章凡若干有奇，玉刻金镂，蛇文蛟采，灿然充筭。乃辨制析文，俾登诸册，名曰《集古印章》，以貽好事，虽尧图禹笈，不是重也。尝览王厚之印谱、赵孟頫《印史》，寂寥无几，每以为恨，今后二公三百余年，而所得不啻百倍焉，猗欤盛哉！然太丘之后有元方，元方之后有长文，世德足征矣！隆庆辛未首春晦日，延州山人黄姬水书。

沈明臣 《集古印谱》序

顾氏作《集古印谱》成，属余序其书。余曰唯唯。余按古者印玺尊卑通名，昔鲁襄公在楚，季冶子使公冶问玺书，是不独天子称玺矣。唯天子称玺者乃秦、汉故事。天子六玺皆玉，螭虎钮，其文亦殊，用武都紫泥封之为信。《汉旧仪》云：“诸侯王；黄金玺，橐驼钮，文曰玺。”然则又不独天子称玺矣。乃今顾氏谱有“荆王之玺”，盖足证云。列侯、丞相、将军印，则皆用黄金，钮皆龟，文列侯者曰印，丞相、将军者曰章。中二千石印银，钮亦龟，文曰章。而千石、六百石、四百石印铜，钮鼻，文曰印。《礼仪志》又云：印玺，王玉押银镂文，贵人长主文铜镂。汉武帝太初元年，谓汉以土德王，土数五，故更印章以五字，凡不足五字者用“之”字足之。议郎樊衡夷因张颖上鹄中印，其文为“忠孝侯王”字，乃上言尧、舜时旧有此官，然尧、舜时有此官，今虽无可考见，当时君臣乃辄为置官置印。由是以观，是三代未尝无印，而印玺尊卑通名，信矣。故公署者为官印，私家者为私印。而世代沿革，制度同异，或

玉、或金、或银、或铜、或玛瑙、或宝石、或瓷、或涂金、或涂银、或商金、或错银。其钮或用螭、用虎、用豸、用兽、用橐驼、用龟、用羊、用马、用狻猊、用辟邪、用轮、用环、用连环、用瓦、用覆斗、用鼻，惟所欲用矣。而其文篆古朴奇妙，皆古人精神心法之所寓者，非谱无以示千百世后矣。然古无印谱，谱自宋王厚之 顺伯始，王俅 子弁氏有《啸堂集古录》，赵文敏 子昂有《印史》，太末 吾衍 子行氏有《学古印式编》，浦城 杨遵 宗道氏有《集古印谱》，钱塘 叶景修氏有《汉唐篆刻图书韵释》。诸家惟杨遵氏为最多，然亦仅仅止七百三十一方，晚近世诗文印记亦附矣。然皆摹本。而长洲 沈润卿始以顺伯、子昂、钱舜举、子行，及子行弟子吴孟思所摹，及其所未摹者，作刻谱以传，近古杭 郎仁宝氏《七修类稿》中亦刻数十方，然统诸家数，尚不及千矣。而摹刻俱为失真，刻石则朱白难辨。上海 顾氏称世家，三世以博雅传，自御医公世安氏搜购始，及光禄君汝由、鸿胪君汝修、大理君汝和、光禄子天锡，历祖孙、父子、兄弟绵远矣。而搜购远近不遗余力，乃仅仅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，铜印一千六百有奇，然较之诸家所传，则三倍矣。顾氏兄弟尝曰，六经尚矣，六经之外，惟有彝鼎款识，彝鼎款识之外，惟有秦、汉碑版镂刻，此皆古人心画神迹所寄，然岁久风日蚀剥落毁泐，存者无几，而金石版镂，皆摹拓重翻，未免失真多矣。唯兹印章，用墨、用朱、用善楮印而谱之，庶后之人，尚得亲见古人典型，神迹所寄，心画所传，无殊耳提面命也已。又尝语余曰：余家自御医府君而下，世嗜蓄古人名迹，故商、周彝鼎之属，

及法书名画，金玉印章之类，仅仅凡数十种矣。一罹倭变，迁徙流离，再遭时艰，狱辞连染，故三世所蓄，一旦归于有力，而印章仅存，亦未敢保其不它，物聚散有数，人无与焉！而使之泯灭不传，可惜也，故作是谱，谱凡二十本。噫！其意盖深远矣。谱式首尚方玺，即秦始皇九字玺也，次“荆王之玺”之类，次官印，次私印，私印以沈约韵为前后，而始朱氏，尊国姓也。隆庆六年壬申夏五月望日，四明 沈明臣序。

陈介祺 《苏氏纂集集古印谱》跋

刻印以得古人用笔之法为最难；知用笔矣，又往往难于浑成。盖以朴茂之神，达雄秀之气，非精心贯注，动与古会，未易造此真境。受之先生精于刻石，又长摹印，宝此善本，将駉駉入秦、汉之室矣。道光丁未二月廿日灯下，陈介祺观并记。

顾氏《印藪》

顾氏《印藪》，古玺印汇录，六卷，明顾从德委罗王常辑。顾氏尝称，自以秦、汉原印钤拓成《集古印谱》二十部，为好事者竞相购去，无以广同好，遂起“尽付梓人，庶永不至磨灭”之意，即据《集古印谱》原拓本扩充之，于万历乙亥（一五七五）年以木板翻摹成谱，王稚登为定名《印藪》。《印藪》挟《集古印谱》盛名，加